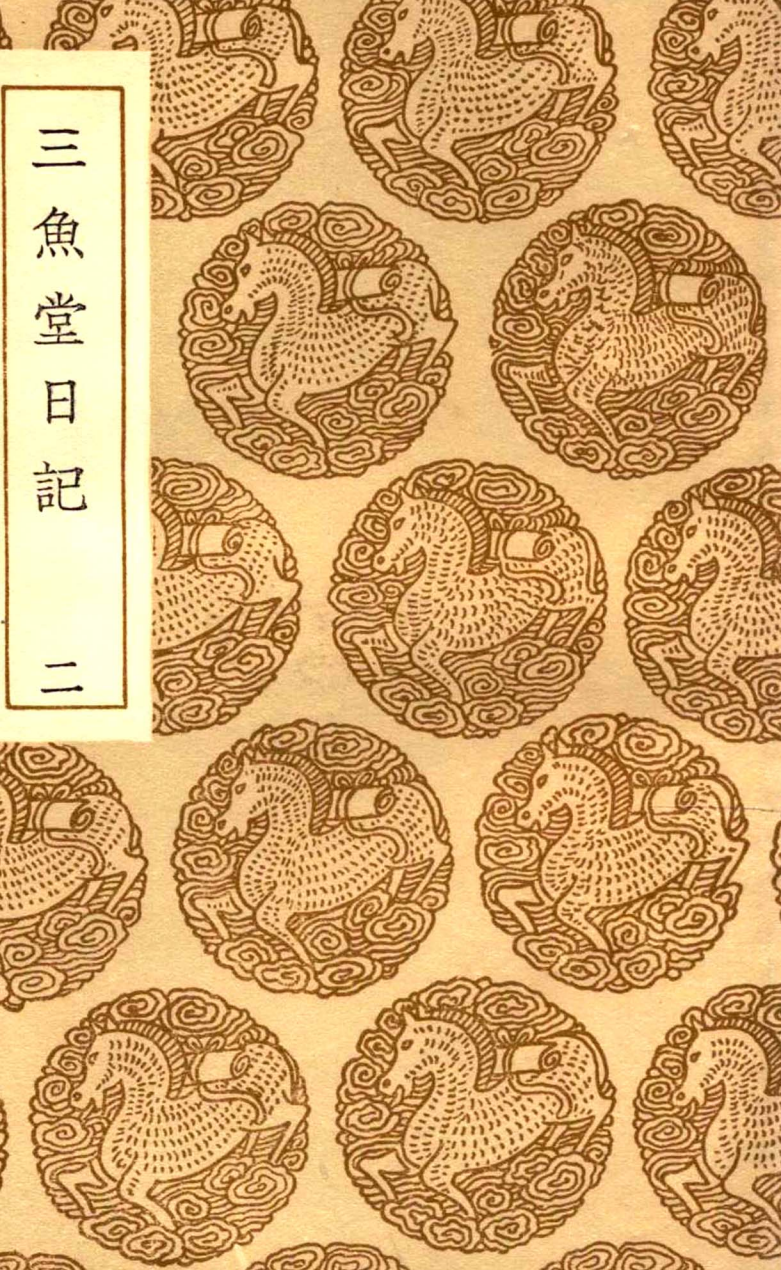


三魚堂日記
二



三魚堂日記

(二)

陸隴其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記 日 堂 魚 三

冊 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陸 隴 其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翁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三魚堂日記卷下

庚申二月廿五。李巢來兄弟來。不及會。留李子喬及楊名天藻二札。子喬書中。欲輯文清敬齋涇陽啓新景逸五先生語錄。其留心先儒亦不易得也。

三月初三。有雲間范名安濟者。以俞汝爲所輯荒政要覽寄余閱。

四月廿四。宋崑友名瑾號豫菴來弔。崑友自壬子歲會于嘉興。別來已九年。至是同好生來。以所作致知格物文示余曰。學術異同。俱自此句始。故欲借此以正世之謬。其文大抵謂格物工夫。緊接小學。小學之後。知識漸開。亦漸淆。故格物者。所以擴充其聰明。範圍其知識者也。豈無生知良知。而生知不恆有。良知不可恃也。做格物工夫。似偏似渙。而不厭其偏。不厭其渙。循其緩急輕重。審其難易淺深。由其當然。以及其所以然。由勉而幾于安。此所以爲小學之終。而大學之始也。致知在格物。猶曰致知者。必教之格物云耳。全在教者主張。其論甚正。後有自記。尤說得痛切。余但嫌其開講微與口氣不合。蓋就題論之。小學是遠脈。致知是近脈。舍近脈而單取遠脈。則已失之太寬。卽以遠脈言之。亦止可云小學之後。不可不格物。若重說小學之要緊。則是題後綴法。而非題前取脈之法矣。又其落題亦微似論體不似經義式。亦未免爲時套所累。余以此二處直告之。蓋惜其文大有益于學者。而不欲其爲小疵所累也。又示我以所刊習是編。其言亦多切日用。又言黃太沖之在海寧也。許時菴勸其一往會焉。知太沖爲陽明之學。故不欲往。

又言許時菴今歲二月入都。赴魏環老之約。時菴有己未房書選。以其自作之文。刻在相知者之下。蓋亦不免時局也。又崑友甚留心經濟。言今日時勢。可謂萬物不得其所。又其所作姚廣孝論。亦是一篇大文字。

五月初六。因閱天之高也。一節文。思此章所謂鑿有二種。一是不讀書之鑿。一是多讀書之鑿。不讀書之鑿。不知故者也。多讀書之鑿。不知故之利者也。

八月初一。偶思夫子言。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見聖人論治。與綜核之治。真有天壤之別。綜核之徒。論選舉。未有不急防人之欺蔽者。聖人則所重在舉爾所知。蓋在我一段至誠之念。正大之氣。未有不感動人者。何患賢才之不可盡知耶。若沾沾以綜核爲事。則是名家之所爲。一法立而一弊生。其爲紛擾不亦甚乎。此當與視觀察者同看。

十一月十四。因往省。在舟中閱戚咫叔所作韻法至論。縱有四聲橫有七音之說。似是而實非。謂在樂五聲二變爲七音。若喉舌唇齒之音。卽止于七。亦與樂之七音。風馬牛不相及也。夫十二律者。聲之有定者也。宮商者。聲之無定者也。今以一字而高下之。則十二律殆幾乎徧。律尙不可定。而可定其爲宮商乎。且玉篇韻會及陳獻可。其分屬互有不同。其爲牽合無疑。此論實聞所未聞。又相與面論三十六字母。宜刪者六。宜增者二十有八。合之得五十八母。切韻指南等書。不知聲之有母。非三十六字之可統也。故有音和類隔等門展轉葛藤。又云。邵子不用見溪羣疑等母。而以他音一百五十二爲母。此是振古人豪之識。

但聲音之數。則實無如是之多也。若獻可之韻。雖云本邵子。實不用邵子之法。又云。從來韻譜。止爲詩賦限韻而設。原非審音而分韻。元尙聲律。而周氏之韻出。一釐千古之訛。洪武因之。又云。自唐以前之詩。必以律呂調之。而始可合樂。至詞曲起。則律呂卽在詞曲之中矣。辛酉十一月。閱邵子書。知以律呂配聲音。亦是借說。非樂中之律呂。

十六。在舟中閱威咫尺職方公傳。因思論天啓間事。當使崔魏自崔魏。三案自三案。雖當日崔魏借三案以攻東林。然君子正不得因崔魏而苛求於三案。誠明于孔子所謂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則其論自定。又職方公疏中云。東林崔魏而外。名教之途甚寬。卽幾亭所云。只論通不通。不論東不東也。此亦是至論。

十九。赴李撫院酌會曹秋岳。自言所輯崇禎朝史。上諭及奏疏分爲二集。共有四千餘頁。又言夏爨仲辛存錄。議論多游移。黃太沖汰存錄之言皆合。大抵秋岳之意。猶專主東林也。又言梅村綏寇紀略。持論甚正大。

二十。至山東唐名夢賚寓。唐出所作贈高念東先生莫忘篇十首。內有莫忘常何有馬周。惓惓指此語以示余。蓋惟恐其負蔚州之薦也。因言蔚州之初出也。深以京邸匱乏爲慮。不欲出。有李恆岳者。蔚州之妻兄弟也。饒于財。聞之。謂蔚州曰。子官京師。約日費金幾何。曰。日一兩足矣。李曰。止于是乎。吾能爲子任之。子果能出而有爲。吾何惜焉。蔚州卽起謝曰。子能如是。我卽命駕矣。故蔚州之卓然于朝。而無內顧憂者。

恆岳成之也。又言高念東與同縣而比鄰。其人清潔異常。然頗不耐事。有嵇阮之風。一日高方與唐弈。其子在黔中。家人自黔逃歸。左右以告。高徐覓局。然後入問其子之生死。亦信二氏。又言曾寓書施愚山。勸其講學。講學之效。當見于十年之後。又甚言朱二眉之不足信。

廿二。會麗符甚。言近日衙門改口供。及胥吏有頂首之弊。又言布政司向有備用銀一項。凡無款之費。如刊賦役全書之類。皆取諸此。府縣亦各有備用銀。今則俱奉裁矣。

辛酉正月十九。魚裳兄弟來留宿。予舉盤銘及切磋琢磨之義。商之。旅公謂苟日新三句內。句句皆有切磋琢磨工夫。予首肯之。

廿三。松江唐燮字欽文來執贄。欽文言山堂考索一書。議論皆宗朱子。又湖州前輩莊元臣有古今文訣。闡發甚明。又言崑山朱致一名用純。講學以大全蒙引爲本。又言婁學瞿天潢字爰楫。好學先正之文。爲人亦有古風。食吳江續志莊字忠甫本吳江人萬歷甲辰進士中書

二月初五。會嗣開叔祖。言法不可輕變。所變之法雖善。而小民未必通知。則胥吏反因以生奸。非數年之久。不能得其益。又言人之奸弊。當預防之。不可使至於甚。至于甚而後治之。則所傷實多。又初七于席上。言及東林云。當日往往有爲人所用。不覺其入者。故人貴自立。

十一。舟中閱西山集中問答一卷云。大學之止至善。正是美與大之地位。久而不息。則大而化之。至于聖矣。愚向云至善是恰好處。是逐事說。觀西山所云。則是統說。疑可兼用。

十二。至崑山舟中讀西山集。有葉安仁墓誌銘云。葉名湜。字子是。建安人。爲安仁令。以循吏稱。子采。末云。世遠道散。爲政者芻狗其人。鬼魅其俗。以爲非嚴法峻刑不能服。而朝夕所治者。敲朴以聚財而已。其聞義利先後之說。鮮不嫻笑。以爲迂闊。而君用之于治邑。不期年間。其效章灼若是。然則謂古道不可行于今。斯民不可以理義化。其又果然與。又言。君壯歲游文公朱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愚向讀葉采近思錄註。不知其人。觀此知采之學有自來矣。

十三。讀西山集。通判廣州吳君墓誌銘云。自古者銘鼎之制。變而爲碑碣誄狀。由一命以上。苟絲粟可記。必托之文以傳其弊也。有葩華而亡根實。惟有德君子其言如金石。然後可信弗誣。愚按此言最是。然今之世。僞文肆出。蓋有不待有德君子之執筆。而假托其名字。以炫耀于世者。比比而是。世風之下。可勝歎哉。又滕德粹璘墓誌銘云。自淳熙後。義理之學日明。然士多假竊形似。簸弄筆舌間。勿身踐也。愚按在淳熙尙然。況後世耶。

十四。侯大年言。馬元調有子名舒。字應之。今尙在。其人亦樸實。所刻筆談板。已在典鋪矣。又言。嘉定志水利係紀原一人獨修。大年又以其子銓文二篇來閱。大有奇氣。非凡才也。

十八。閱西山集。史彌遠乞歸田里補還服制。不允。詔曰。大臣之義。與衆庶不同。多事之時。視承平亦異。夫旣任安危之責。則當權輕重之宜。其他賜彌遠詔尙多。皆極其贊揚。至云羣材彙進。蔚有慶歷元祐之風。公道砥平。浸還乾道淳熙之舊。西山亦不幸而處此時哉。

廿五。閱西山集。夜氣箴曰。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于牀第之上。讀至此。不覺悚然。又題跋內有云。觀胡文定公傳家錄。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修己接物。無間鉅細。皆爲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峯昆弟。至于西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大道。守古人之正法。不知傳家錄一書。今尙存否。又云。以理論氣者。濂溪先生之學也。以理論數者。安樂先生之學也。二語最精。

廿四。與學生論子出一題。宜主教不躐等說。時文多亂拈。

廿七。卓先生有八編類纂。共一百本。借閱之。此書乃陳仁錫所纂八編者。邱濬之大學衍義補。唐順之之左編右編稗編。章潢之圖書編。鄧元錫之函史。馮琦之經濟類編。馮嗣京之經世實用編。而首則列宋楊甲之六經圖焉。其書條例。亦不甚精。偶閱所載實用編。論樂曰。三分損益。此從自管敬仲。然敬仲謂五音。非謂十二律。淮南客乃嫁其說于律。遂謂十二律亦復下生上。上生下。而所損益皆以三分之一。此其說恐不然。而馬遷誤信之。又云。十二律三分損益。是因宮商角徵羽三分損益之說。而誤用之。而隔八相生。是又因十二律三分損益之說。而誤成之者也。其論甚奇。而序則謂其張紫陽旗鼓。未知其如何樣張。三月初二。吳江楊執以瞿氏家乘借閱。敍執收瞿稼軒之骸。此亦奇男子也。敍者瞿子元錫也。字彊初三。于葉石君處。借陸德明經典釋文。凡九本八百餘頁。此書係葉之族人。借錢牧齋絳雲樓藏本抄錄。不易得之書也。余喜而爲之跋。抄手亦精妙。此書除第一卷序錄外。餘俱散見各經中。然未有一跋云。此與注疏中所引往往不同。當查之。又葉石君曰。曾見抄本孟子註疏。比今刻本增多。大約今之注疏。皆非

復初定之本矣。

初六卓先生以四書百方家問答借閱。輯此書者爲郭偉字洙源。其凡例自云。曾輯名公答問。所採多新說。此編則不敢背註。然余閱之。則無一與註合者。萬歷時風氣。乃至于此。

又借尙書章蘆來看。輯此書者爲潘士遴。其駁雜不足觀。

借葉石君羣經音辨。此書宋賈昌朝輯。係抄本。

又借卓先生申瑤泉墓誌銘石刻細楷。葉向高撰。鄒南阜篆。蓋趙南星書丹。此乃埋于墓者。與今之樹于墓上者異矣。

四月初三過嘉善。舟中憶左傳魯人以爲敏句。東萊博議曾痛駁之。真可爲學者韋弦。癸亥九月初一校
九卷朱子答劉公度曰。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此一與博義之意合。

廿六宋崑友來會。言吾輩今日要務。當隨處體認天理。亦當隨處培養人材。又言景寧知縣劉宗沛字子符。辛丑進士。陝西蒲城人。單騎赴任。布衣疏食。極力撫綏。亦今之賢宰也。因與同步至褚家堂。威儀巷紗羅行姚敬恆家。候應嗣寅不遇。遂同其門人至嗣寅家。見之貌樸而氣靜。有道君子也。出刊文一卷相示。大約與程朱不相背。而小有出入。惟欲改定大學。及論元亨利貞不主本義。爲難從耳。予以劉念臺之學叩之。亦以爲僻云。念臺年少登科。無人敢駁他。故至於此。又見其未刻之教民論。論淫辭小說之爲民害。亦最有關係。其易解刊已垂成。又見其論語拾遺。首列集註。次列大全。次附己意。又見其禮學彙編。做

朱子儀禮經傳體而自爲條目。然通解及楊氏圖。則亦未見也。又同崑友會諸際南名殿。鯤其人。有經濟之才。見在應試諸理齋之後也。際南言。餘杭令龔嶸。雖係捐納出身。然其引盜法最善。得盜則召其隣里而問之。是其平日作惡者乎。抑偶然過犯者乎。如其偶也。有保則釋之。如其平日作惡人也。則立置之死。又言今日用兵。俱恃炮。與古兵法大異。歸寓適仇滄柱來會。滄柱言徐伯魯禮記集注。春秋演義。最妙。陳紫峯易經通典。不如存疑。

廿七。閱崑友謁劉青田祠詩跋云。向聞先生埋金以遺子孫。凡有發掘處。相傳以爲美談。余心疑之。誠如所云。則管華之不若矣。何以爲先生。及至括蒼寓城東張賓朋家。備問青田軼事。知埋金發掘。俱正統時。巨寇鄭諫。胡陶得二子孫所爲。假先生以欺世爾。愚按此爲青田表白。不可不知。飯後應嗣寅同二子及門人姚宏任即敬恆來會。

廿八。應嗣寅命二子禮璧字子蒼。禮琮字以黃來執贄。二生言其尊公已六十七。所著尙有詩傳翼書傳拾遺。又性理亦有纂本。爲諸儒作傳。欲人讀其書。知其人也。又言姚敬恆之有志于學。而不應試。又言汪藻采之叔汪大儒名漂。亦好學。今居平湖。又言江西魏冰叔。與其尊公相善。今已沒。崑友復到寓。論人不知而不愠云。人非必君相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亦人也。如舜之處頑嚚。而克諧以孝。卽所謂人不知而不愠也。又言如來不生于中國。未嘗見周公孔子之禮樂。故其教如此。若使其見周公孔子之禮樂。必不如此立教。又言佛教行。而名山之神不血食矣。又言曾在湖州孔廟觀祭。丁起鼓後。有省視之禮。主祭

者徧觀殿上及兩廡所陳列之祭器。然後行事。此禮最是。別處或不然者。想爲禮生所節去。又言杭州張用霖名右民。年七十外。負經濟之志。與應嗣寅交善。又言閩化姚牧雲名佩紳。有道氣。寄跡卜筮。海寧公許三禮甚敬之。

廿九。赴李方伯酌。席間會山東唐夢賚字濟武。遂至其寓宿焉。唐言張沐之赴四川也。以一僕自隨。貧無資斧。而親友餽贖皆不受。其平居未嘗脫冠露頂。同席者河南王遵訓。桐城方孝標。

五月初一。仇滄柱以黃太沖學案首六卷見贈。其書序述有明一代之儒者。可謂有功。而議論不無偏僻。蓋以蕺山一家之言。而斷諸儒之同異。自然如此。愚因思經師與人師不同。而人師內又有二種。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若蕺山先生者。以爲興起之師。則可以爲成德之師。則不可。而太沖尊之太過。所以多費周旋。其書內凡二百餘人。所不收者。何椒邱。邵二泉。陳清瀾。林次崖。陳紫峯。

初二。答拜潛江劉主考之孫諱行諫者。細問其出門之故。乃因其嫡母歐陽氏溺愛其女。以致爭訟。不能安其身而出。人家嫡庶不和。往往致禍。可畏。

十二。至常熟于卓先生處。借廬山志及臨川文選志。係康熙戊申江西提學吳煒重修。其實乃興化人李澄鏡月所編輯也。臨川四先生止艾東鄉天儲子集中有用之文。

十九。好生自江陰來會。旂公寄所買黃四如集來閱。乃向所未見也。又胡雲峯四書通。亦向所未見。惜止有大學一本。又耿橘常熟水利全書。亦最有用之書。

廿七。從侯大年處。借山東全河備考。係崑山葉方恆所纂。其書頗簡明。又從卓先生借鄧元錫史記內編。此書可以不刻。

六月二十。席文夏言。錢牧齋有學集刻本。多爲人所改。

廿一。自常熟登舟。廿二泊小貞。借宿于蘆花菴。菴臨泖濱。僧睦懷名心遺。曾在天目爲玉林之徒。與談天目之勝甚悉。又云。此菴爲楊鐵崖隱居之所。其前爲鐵崖濯足灘。舊有枕流閣。鐵崖題中廢重建。又有老鐵亭。今廢。蓋鐵崖故居在小貞。而此菴則其所常往來者也。菴之名蘆花。則陸平泉所題。又趙文敏、陶南村皆嘗至小貞。而文敏之管夫人。則小貞人也。蓋元時小貞有曹雲西者。富而好禮。故諸隱士皆依焉。廿三早。僧指菴前之泖云。此爲橫泖。其自泖塔一直上南者。爲長泖。二泖相並。其又南則爲圓泖。蓋卽五舍泖也。泖字在篇海字彙皆音柳。其字始見于陸機對晉武帝之言。愚因僧言。思所謂三泖者。乃陸機一時之言。以其傍九峯者言之耳。若夫五舍泖之南有小泖。以及泖橋以南之泖。皆不在三泖之數也。僧又出天目志二本閱之。其書係武林人章之采輯。有陳懋德序。殊疏略不足觀。按天目山一名浮玉山。距武林西北百餘里。兩峯上各有一池。若左右目。故名東天目。西天目。亘杭湖徽寧四府。子瞻表忠親記曰。天目之山。若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此指東目。蓋嘉湖之水。皆由東目。若水一名霅水。大率一水二名。東目屬臨安縣。西目屬於潛縣。東目有分經臺。云係梁昭明太子分金剛經處。又云。昭明目瞽。洗眼于泉。明一目。後歷西山。又以泉洗之。目悉開。故莊曰。雙清。志載宋洪咨夔東目過西山詩云。西山許邁無人

問只說東山有謝安富貴光明貧賤晦世情從古兩般看此一詩佳志中稱有薛應旂天目山志不知卽是浙江通志中語否。八月初六。泖塔僧漢輪云。青浦北驛山有橫泖爲三泖之一。在泖塔東北。泖橋以南者爲長泖。此說近之。

廿九至洙涇魚棠館中借黃山志閱之。按黃山舊名黟山當徽寧二郡界東南屬徽之歙縣西南屬休寧東北屬寧之太平縣天寶六年敕改黃山。

會夏西求言顧見山河渠書將刻成因從西求借顧偉南所輯客滇雜抄。

七月初二晚至常熟會黃子鴻言無錫顧禹錫字景範有方輿錄最精詳今館于徐健菴家又言晉書無北海郡而北海之縣皆移于濟南郡若濟南之縣則不復見此不可解又言汜水之汜古音凡今音似見漢書如淳注。

十三與黃子鴻談云查韻會舉要成臯之汜水音似從已襄城之汜水音凡從已漢高卽位之汜亦從已而音泛曹咎自剄之汜水則卽成臯之汜水也。又借其所訂晉地理志閱之于青州濟南郡有三疑云。按二漢志及宋魏諸志濟南所領如歷城朝陽著土鼓於陵等縣皆同未嘗云有所移徙省廢今此志所領皆北海之縣而本郡故縣槩無一見可疑一也。又按漢志有北海郡景帝置後漢不改魏晉紀中皆有北海王宋魏皆有北海郡今本志濟南所領五縣前後志皆屬北海未嘗云有更置獨此志縣存而郡改可疑二也。又按本志晉凡郡國一百七十三今止一百七十二計失一郡疑卽北海也但通典不詳通考亦仍之蓋其沿誤久矣今當于濟南郡下改正曰領平陵歷城朝陽著土鼓於陵等縣另增北海郡漢置。

統縣五。始列平壽、下密、膠東、卽墨、祝阿五縣于其下。其考證甚詳。然愚取左傳杜註查之。其言濟南。當有歷城、平陵、朝陽及平壽卽墨。當屬北海。見于桓十八年。莊十年。襄四年。六年。二十七年之註。信矣。但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註云。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則祝阿在晉固屬濟南也。又莊元年。齊師遷紀鄒。鄒部。註云。北海都昌縣西有響城。則北海又有都昌也。此則又可疑。查子鴻草本原云。本志濟南所屬五縣。其四縣皆舊屬北海。十五。與子鴻談言。胡三省通鑑注。亦只是將諸史志及通典作主。但括地志及宋白續通典。其書今不可見。而備見于胡註。因借其漢地里志閱之。查漢晉志皆有濟南郡。齊州濟北國。然考濟北所屬。如東阿、穀城。則反似在南。濟南反似在北。又晉志。兖州有濟陽郡。卽漢濟陰。晉更名。所屬有定陶縣。故曹國高祖卽位。汜水表作卽位定陶。卽其地。此則又在南矣。按水經注。濟水至乘氏縣西。分爲二瀆。其南瀆爲荷水。東南至湖陸與泗合。其北瀆東北流入于鉅野澤。查乘氏縣。漢志亦屬濟陰。宋白云。在鉅野西南五十七里。湖陵縣屬山陽郡。紀作湖陵。莽曰湖陸。此條丙寅八月見曹縣志。濟水圖始知其誤。八月初三。文夏言。毛子晉所刊史記索隱。今板尙在其家。不與十七史合。又其所刊八唐人詩。已燬于火。五唐人詩。則貨于江寧。又言。王守溪亦曾更定字母。廿四。在楓涇。於楊氏借鄆陵縣志。內載薛文清父貞爲鄆陵教諭時。例乏科貢諭必譎。貞以爲憂。瑄乃隨任補弟子員。永樂庚子中。河南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又列范甯於鄆陵人物中。余疑甯之時。鄆陵恐不屬晉。又陳寔潁川許人。鄆於許爲屬邑。許祠寔于鄉賢。鄆以故宅亦有祠。

廿五。在舟中閱鄢陵志。見明初土田有夏地秋地之別。疑各處所謂夏稅秋糧者俱如此。查鄢陵土田。明初頃數不及二千。嘉靖丈量。通共夏秋地一萬一千五百餘頃。順治二年。奉文除荒徵熟。開報熟地。接年續報。至七年。共熟地四千五百餘頃。愚按除荒徵熟。此第一仁政。自墾田卽升之例行。而民不聊生矣。又邑人梁廷枋曰。開報者總名熟地。未分上中下。恐他日盡報開熟之後。又蹈明初止分夏秋。不分高下。一概均徵之弊。所望以後每年報熟。卽如萬歷初知縣陳登雲例。酌量分上中下三則。萬歷末年。福王之國。有旨附近州縣。各買膏腴田三百頃。以供王用。當時若懼違旨得罪。噤不敢出一語。則王莊立矣。王莊立。每歲王遣中使收租。其騷擾凌轢。有司莫敢誰何。且立莊則有佃戶。估勢張威。佃戶人人一中使也。亡賴者。因緣爲奸。附和羽翼。亡賴者。又人人一佃戶也。其播禍地方。不可勝言。鄢陵知縣張舜典。鳳翔舉人。于文到之日。卽具詳。縣南北皆濱河。地多汙萊斥鹵。無膏腴可答明詔。願罷官爲小民請命。上臺重公言。事始得寢。

十月十七。自常熟到家。元祈威叔同貽孫公弋來。有杭人毛稚黃名先舒。寄所著匡林。未知其爲何人也。又前九月內。有杭人秦定叟名雲爽。寄所著紫陽大指。亦未知其爲何人也。廿九。至常熟。十一月初三。卓先生處借齊民要術。此書後魏賈思勰著。凡十卷。而萬歷間秀水沈士龍。海鹽胡震亨字孝轅所梓也。又借顏氏家訓。萬歷戊寅顏志邦序。新安程榮校。此書有益日用。然內多左祖釋氏。顏魯公學多駁雜。其淵源有自哉。查其舊序。顏師古亦之推後人。